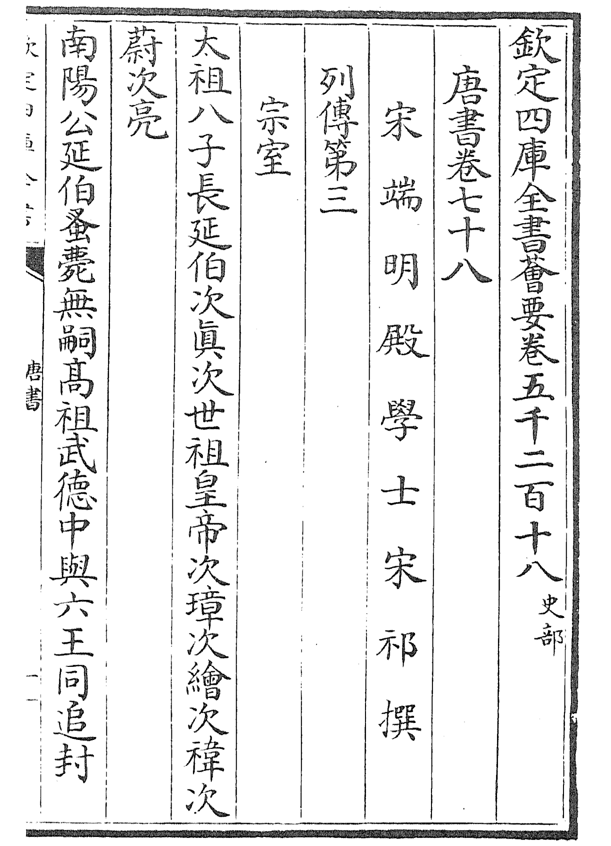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十八 史部

唐書卷七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三

宗室

太祖八子長延伯次眞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繪次禕次蔚次亮

南陽公延伯蚤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六王同追封

譙王眞從太祖戰歿無嗣

畢王璋仕周為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不克死生三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左千牛備身略陽郡公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剽然鋒未可當正宜以

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傅于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郤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贏千里貞觀元年召拜鴻臚卿遷大理太宗方經略突厥復授靈州都督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靖破

虜親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戶還爲刑部尚書吐谷渾
寇邊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且至走
嶂山數千里諸將欲止獨道宗請速追靖曰善君集未
從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
鬭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徙封江夏
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
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絶域之玩海表
之珍顧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爲也人心無藝當以

誼制之今道宗巳王稟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明年召為茂州都督未行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為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為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

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責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乃詔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乂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道迎乘輿

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拒闉攻安市城闉毀傅城道宗失部分反為賊據帝斬其果毅傅伏愛道宗跣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還以疾辭劇就閑改太常卿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無忌等得罪詔復爵邑道宗晚好學接士

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子景恒封盧國公相州刺史道宗弟道興武德初爵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九年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恐不得年頗忽忽憂悵卒于官贈交州都督

永安壯王孝基武德初得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奪官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懐恩内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隷焉筠請急攻城絶外援且當有變

時懐恩挾異計紿説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内拒外彊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彦官師遂大敗孝基及鈞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高祖為發哀優賜其家晉陽平購尸不獲招魂以葬贈左衛大將軍及謚無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後降封縣公終陳州刺史曾孫涵

涵簡素忠謹為宗室雋累授賛善大夫郭子儀表為關

內鹽池判官肅宗至平涼未知所從朔方留後杜鴻漸等條士馬倉廥使涵奉牋馳謁肅宗涵既見敷奏明辯肅宗悅除左司員外郎再遷宗正少卿竇應初河朔平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疏飯水飲席地以瞑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服除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朱希彩殺李懷仙復宣慰河北還為浙西觀察使居五歲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德宗嗣位以涵和易無所繩舉除太子少傅山

陵副使以父諱徙光禄卿未幾遷左散騎常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累封襄武縣公卒贈太子太保子鍔貞元初為饒州别駕妄高以善歌入宫鍔因御醫許泳通書坐誅

雍王繪為隋夏州總管子贄追爵河南王生道玄

淮陽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武德初例王年十五從秦王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賞予良厚討王世充戰多賓建德屯虎牢王輕騎致賊遣道

玄伏以待賊至走之轉戰汜水登南坂貫賊陣出其背復引還賊皆靡所發命中王喜以副騎給之每赴敵飛矢著身如蝟氣益厲東都平為洛州總管府㢡更授刺史俄為山東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以多見㝗黑闥再亂道玄率史萬寶戰下博越滹駞約萬寶繼進萬寶素少之不肯前曰吾被詔以王兒子名大將而軍進退實在我今其輕闘若大軍竭馳必陷滹莫如以王啗賊我結陣待之雖不利王而利國也道玄遂戰歿年十九萬

寶為賊所乘舉軍潰身獨免大宗追悼曰自兵興兒常
從我每見我深入輒克故慕之惜其少遠圖不究哀哉
因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及謚無子以弟道明嗣王遷
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與武衛將軍慕容寶節送
弘化公主於吐谷渾坐漏言主非帝女奪王終鄆州刺
史六世孫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為人剛略類愈
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累左拾遺敬宗侈宮室

舶賈獻沈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為亭何異瑶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坐㛮訐出佐興元幕府文宗立名為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録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為排擠後德裕復輔政漢坐宗閔黨出為汾州刺史宗閔再逐改汾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絳州長史遂不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

少卿卒始漢爲中丞表孔溫業爲御史及漢晚見召溫業已爲中丞每燕集人以爲榮

郇王禕爲隋上儀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長平肅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鎭涇州捍薛仁杲仁杲内史令翟長孫以衆降於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仁杲知之陽言食盡去遣高墌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爲賊執叔良懼悉出金勞軍委

事於長孫乃克安久之突厥入寇詔叔良率五將軍擊之中流矢道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子孝協嗣孝協始王范陽俄降為郇國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贓抵死司宗卿隴西王博乂等為言於高宗求貸帝不許遂自殺弟孝斌為原州都督府長史生子思訓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中宗復位以耆舊擢宗正卿封隴西郡公歷益州都督府長史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進右武衛大將軍卒贈秦州都督陪葬

橋陵思訓善畫世所謂李將軍山水者弟思誨為揚州參軍事子林甫自有傳
新興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職薨贈涼州都督孫晉先天中為雍州長史治有名襲王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改氏厲晉就刑僚吏犇解唯司功參軍李撝從王如它日晉死哭其尸盡哀姚元崇歎曰欒向儔邪擢為尚書郎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勅不悛有盜其馬者

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乃釋去為涼州都督嘯不逞為左右市里苦之太宗立或告王陰養士交境外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狀士及繩之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間道趨長安自明不即兆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鞫視無異辭遂賜死六世孫回別傳

蔡烈王蔚為周朔州總管生子安哲

西平懷王安仕隋為右領軍大将軍封趙公武德時例
王生子琛孝恭瑊瓌
襄武郡王琛字仲寶木訥少文隋義寧初封襄武郡公
與太常卿鄭元璹持女伎聘突厥始畢可汗約和親始
畢禮之贈遺蕃渥遣骨咄禄特勒隨琛入獻授刑部侍
郎武德初始王歷利蒲絳三州總管宋金剛陷澮州稽
胡多叛詔琛鎮隰州政寬簡為夷夏愛便費子儉襲王
例降為公

河間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冦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明年拜信州總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為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収用之外示引擢而

内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内外阻絶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荆為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

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欵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冠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州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桮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桮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

遣奇兵絶饟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
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
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
其别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陽走騎窮追
生禽之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
七百口寶玩不貲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行臺廢更
為揚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
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徼自

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為憲司鐫詰既無狀赦為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戶歷涼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為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伎百餘然寛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它人所利十四年中飲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州都督及謚陪葬獻陵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騎

帥並隷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
見云子崇義晦崇義嗣王降封譙國公歴蒲同二州刺
史益州都督府長史有威名終宗正卿晦乾封中為營
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
長史摧擿姦伏無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洛詔晦居
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法
令外茍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武
后時遷秋官尚書卒贈幽州都督初晦第起觀閣下臨

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顧外窺令將辭公晦驚遽毀徹之子滎奉吳王恪祀

濟北郡王瑊武德中為尚書左丞例王終始州刺史

漢陽郡王瓌始為郡公進王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

可劫卒以禮遣遷左武候將軍代孝恭為荊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壞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為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免起為宜州刺史散騎常侍薨

濟南郡王哲為隋柱國備身將軍追王子瑗

廬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時例王累遷山南東道行臺右僕射與河間王孝恭合討蕭銑無功更為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職乃以右領軍將軍王君廓輔行

君廓故盜也其勇絶人瑗倚之許結婚寄心腹時隱太子有陰謀厚結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瑗懼有變君廓内險賊欲以計陷瑗而取已功即謂瑗曰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且趙郡王前已屬吏今太子齊王又復爾大王勢能自保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禮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銑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今無詔擅發兵則反矣當須權結衆心若諸

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瑗曰柰何對曰山東豪傑嘗為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户夷此其思亂若旱之望雨王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之則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後遣王銑外連突厥繇太原南趨蒲絳大王整駕西入關兩軍合勢不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以內外兵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請以兵屬銑瑗猶豫君廓密知之馳斬銑首徇于軍曰李瑗與王銑反錮敕使擅追兵今銑已斬獨瑗在無

能為也諸君從之且族滅助我者富貴可得衆曰願討賊乃出敦禮于獄瑗聞之率左右數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誖亂諸君皆詿誤若何從之以取夷戮衆反走瑗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即禽瑗縊之傳首京師廢為庶人絶屬籍

鄭孝王亮仕隋為海州刺史追王生子神通神符

淮安靖王神通少輕俠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祖兵興吏逮捕亡命入鄠南山與豪英史萬寶裴勣柳崇禮等

舉兵應太原約司竹賊帥何潘仁連和進與平陽公主兵合狥鄠下之自署關中道行軍總管以萬寶為副勳為長史崇禮為司馬令狐德棻為記室從平京師為宗正卿典兵宿衛王永康郡俄徙淮安武德初拜山東安撫大使黄門侍郎崔幹副之進擊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糧盡願降神通不肯受幹請納之神通曰師久暴露今賊食盡克不旦暮正當破之以玉帛酬戰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幹曰竇建德侮至而化

及未平我轉側兩賊間勢必危王又貪其玉帛敗不日
神通怒囚幹軍中會士及自濟北餽軍化及復振神通
進兵薄其壘貝州刺史趙君德先登扳堞神通忌其功
止軍不進君德怒詬而還城復堅守神通遣兵走魏州取
攻具為莘人所乘引却後二日建德拔聊城勢遂張山
東州縣靡然歸之神通麾下多亡乃退保黎陽依李世
勣俄為建德所虜後與同安公主自賊歸及建德滅復
授河北行臺左僕射從平劉黑闥還左武衛大將軍薨

贈司空神通十一子得王者七人道彦孝詧孝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皆降王孝逸爵公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

膠東郡王道彦幼孝謹初神通避吏于鄠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彦羸服丐人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弃以待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貞觀初為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蒔松栢偃廬柴毁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歎

敕侍中王珪臨諭服除復拜岷州都督閒遣入党項諭國威靈區落降從李靖擊吐谷渾詔道彥為赤水道總管帝厚以利啖党項使為鄉導其酋拓拔赤辭詣靖自言隋擊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無信反見仇剽今將軍若無它我願資糧將復如隋乎諸將與歃血遣之道彥至闊水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怨即引兵障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為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詔減死謫戍邊久之召為嫣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初

武德五年同封者孝譽為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凡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别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巳之

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彦等並降封公

孝逸少好學頗屬文始封梁郡公高宗時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后擅國入為左衛將軍親遇之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為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師南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遣弟敬猷壁淮陰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會諸將議曰賊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冦救死傷

夷必衆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支度使薛克搆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拔衆以守則戰有闕捨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趨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登山急擊超殺數百人薄暝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拔揚州以功進鎮軍大將軍徙封吳國公威名稜然武承嗣等忌之以讒下遷施州刺

史又使人騰惡語聞上武后信之以嘗有功貸死流儋州薨景雲初贈金州大都督孝同曾孫國貞

國貞父廣業為劒州長史國貞剛鯁有吏才乾元中由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陝數月召為京兆尹上元初拜劒南節度使召為殿中監以戶部尚書持節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治于絳尋加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

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而軍中讙謗突將王振
乘衆怨紿曰具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
奔告請避之國貞曰吾被命為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
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
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為正緣儲食腐儉巳
請諸朝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
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
代之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辦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

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徇詔贈國貞揚州大都督子錡自有傳孝節曾孫暠少孤事母孝始為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言笑與兄昇弟暈相友開元初為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繇東都候之輒羸服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四遷至黃門侍郎檢校太

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黄阬有狗數百頭習食胔頗為人患吏不敢禁暠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既還金城公主請明疆場表石赤嶺上盟遂堅定還以奉使稱指再遷吏部暠美風儀以莊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為太子少傅武都縣伯卒贈益州大都督暈至太僕少卿暈子進亦知名好從當世賢士游賙人之急累擢給

事中至德初從廣平王東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為回紇鞭之幾死遷兵部卒贈禮部尚書孝節四世孫說字巖甫父遇及天寶時為御史中丞東畿採訪使說以廕補率府兵曹參軍馬燧節度太原辟署少尹遷汾州刺史李自良代燧復奏為少尹大將張瑤得士心嘗請告未許而自良卒說與監軍王定遠祕其喪前給瑤告以毛朝陽代之然後告喪詔以通王為節度大使授說行軍司馬節度留後定遠自以有勞於

說頗横恣請別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於是擅補吏易置諸將彭令茵者以久勞不服定遠怒殺之埋馬屎中其家請尸不許舉軍怨説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從功恕死免官詔未至定遠謀刺説説走而免定遠召諸將出笥中詔書紿曰詔以李景略知留後召説還公等皆有除諸將欲拜大將馬良輔呼曰妄言也不可受定遠懼走乾陽樓召麾下皆不至自投下死説盡斬同謀者乃安擢説檢校禮部尚書節度使累封隴西縣男説

精于職築天成軍邊備積完晚被疾不能事軍幾亂卒
贈尚書右僕射
齊物字道用天寶初擢累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
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鏵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因以名縣
遷河南尹坐與李適之善貶竟陵太守還遷京兆尹太
子太傅兼宗正卿卒贈太子太師性苛察少恩喜發人
私然潔廉自喜吏無敢欺者忿陜尉裴冕械而折愧之
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能損怨云子復

復字初陽以蔭仕累爲江陵司録叅軍衛伯玉才之表
江陵令遷少尹歴饒蘇二州刺史李希烈叛荆南節度
使張伯儀數爲賊窘朝廷以復在江陵得士心即母喪
奪爲少尹充行軍司馬佐伯儀會伯儀罷改容州刺史
兼本管招討使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没爲奴婢長役
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賴以安轉嶺
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繼卒其佐李元
度胡懐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爲姦贓復至誘懐義杖

死流元度南裔肅然教民作陶瓦鑴諭蠻獠収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其人召拜宗正卿歴華州刺史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代融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悦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空謚曰昭復吏方鎮所在稱治然頗嗜財為世所譏從父若水為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貎瓌偉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揖賛進止閑華有可觀者

襄邑恭王神符字神符少孤事兄謹高祖興兵神符留長安為衛文昇所囚京師平封安吉郡公帝受禪例王遷并州總管頡利可汗盜邊神符與戰汾東斬級五百獲馬二千又戰沙河獲乙利達官得可汗所乘馬及鎧召為大府卿遷揚州大都督自丹陽度江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為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祿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慰問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挾輿以升遷開府儀同三司永

嵗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獻陵子七人並爵郡王例降公惟德懋文暕知名德懋官少府監臨川郡公五世孫從晦文暕幽州都督魏國公垂拱中坐累貶藤州别駕誅子挺捷捷襲封挺曽孫程捷曽孫石别傳從晦祖模仕至德中為猗氏令史思明陷洛陽賊帥掠諸縣模率衆拒平之稍遷黔中觀察使終太子賓客贈太子太保謚曰敬從晦寶歴初及進士第擢累太常博士甘露之禍御史中丞李孝本被誅從晦以族

昆弟貶朗州司户參軍改澧王府諮議分司東都忌者重發前坐下遷亳州司馬久乃轉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為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政賜金紫歴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節度使又以最就進銀青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三贈吏部尚書從晦姿質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奬目後進名知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即待以公輔後果宰相

世祖四子長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神堯皇帝

梁王澄蚤薨無嗣武德初與二王同追封

蜀王湛生子博乂奉慈

隴西恭王博乂武德初與奉慈例王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特進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粱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況親戚乎王等昵小人專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學何以為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疋以愧

切之然不自克也蕘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
渤海敬王奉慈顯慶時為原州都督蕘七世孫戡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即好學大寒掇薪自炙夜無然
膏默念所記年二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
乃入戡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鬬爭
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凡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有
元白詩多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
者斷為唐詩以譏正其失云平盧節度使王彥威表為

巡官府遷還洛陽卒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歷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繆悠而顔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家廟絶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絶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

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彊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歴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

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
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
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
漢矯秦枉剖海内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
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
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為矯而革之垂
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
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為安故仍

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胙促乃臆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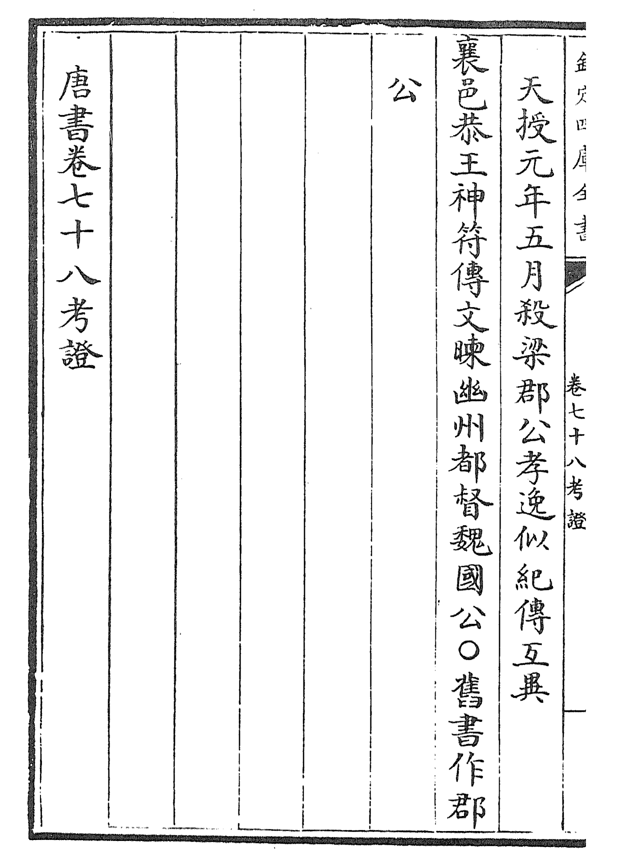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七十八

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長樂郡王幼良傳帝遣侍御史孫伏伽鞫視無異辭遂賜死○臣德潜按舊書帝令宇文士及代為都督並按其事士及慮其為變遂縊殺之

河間元王孝恭傳帝嘉納進王趙郡○沈炳震曰進王者由公爵而進王也今上文拜信州總管似闕中間公爵一層

孝逸傳以嘗有功貸死流儋州薨○臣德潜按則天紀



天授元年五月殺梁郡公孝逸似紀傳互異

襄邑恭王神符傳文暕幽州都督魏國公○舊書作郡公

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謹案卷七十七第十三頁前一行父庭芬刊本庭

譌建據舊書改下同

卷七十八第七頁後七行出為邠州刺史刊本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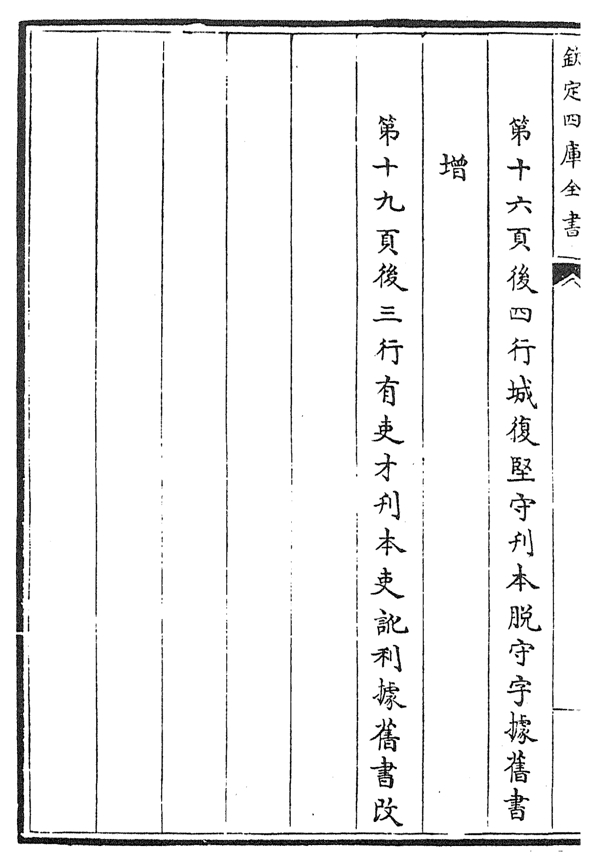
譌汾又改汾州司馬刊本脱汾字據舊書增改

第十頁前五行遣骨咄禄特勒隨琛入獻刊本咄

譌吐據舊書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請以兵屬銑刊本銑譌誂據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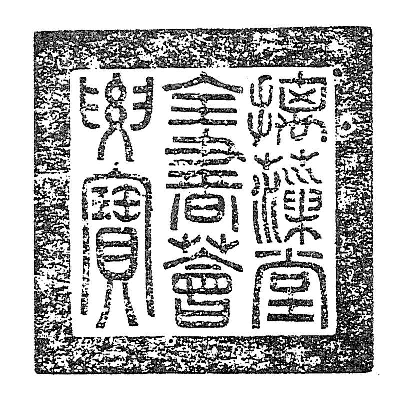
文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城復堅守刋本脱守字據舊書

增

第十九頁後三行有吏才刋本吏訛利據舊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唐書卷七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

高祖諸子

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玄霸元吉萬貴妃生智雲莫嬪生元景孫嬪生元昌尹德妃生元亨張氏生元方郭婕妤生元禮宇文昭儀生元嘉及第十

九子靈夔王才人生元則張寶林生元懿張美人生元軌楊美人生鳳劉婕妤生元慶崔嬪生元裕小楊嬪生元名楊嬪生元祥魯才人生元曉柳寶林生元嬰

隱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門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晉間留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召與元吉赴太原隋人購之急從間道至授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定西河從平京師唐國建為世子開府置官

屬又遷撫軍大將軍爲東討元帥將萬人徇洛陽授尚書令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詔率將軍桑顯和擊司竹羣盜平之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詔趣原州應接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甚暑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帝欲其習事乃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之又以李綱鄭善果爲宮官參謀議稽胡劉仚成寇邊詔建成進討破之鄜州斬虜千計引渠長悉官之使還招羣胡仚成與它大帥降建成畏其衆紿欲城州縣者使降胡

操築陰勒兵殺六千人公成奔梁師都嘗循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縱之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為皇太子勢危甚會劉黒闥亂河北珪等進說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宫非有功德為人所稱道今黒闥瘢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壓之唾手可決請往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黒闥敗洺水建成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黒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

黨皆縣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盧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禽黑闥帝晚多内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宫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内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内未定秦

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閱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為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嬡曹怨之會為陜東道行臺有詔屬内得專處決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為父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神通已前得不肯與婕妤妄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教邪佗日謂裴寂曰兒久典兵為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

其傲寀家童捽毆折一指父懼即使妃前訴秦王左右
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淩我妃家況百
姓乎王自辨曉訖不置繇是見疏帝召諸王燕秦王感
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
之為建成游説曰海内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
輙悲泣正為嗔忌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
無遺類東宫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
無易太子意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止建成見

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典兵而謀簒奪帝寖不悦初帝令秦王居西宫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宫晝夜往來皆攜弓刀相遇如家人禮由是皇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敕雜行内外懼莫知所從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為宫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將攻西宫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責之乃流達志嶲州華陰楊文幹素凶詖建成昵之使為

慶州總管遣募兵送京師欲為變時帝幸仁智宮秦王元吉從建成謂元吉曰秦王且徧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賂遺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禍安危之計決今日元吉曰善乃命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遺文幹趣興兵煥等懼至豳鄉白反狀寧州人杜鳳亦上變帝遣司農卿宇文穎馹召文幹元吉陰結穎使告文幹文幹遽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即詔捕王珪韋挺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謩左衛車騎馮世立欲殺之以薄

太子罪乃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謩勸遂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諫建成損車服輕往謝罪乃詣行在所未至屏官屬徑入謁叩頭請死投身於地不能起帝怒夜囚幕中使兵衛守會文幹陷寧州帝驚以宮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餘里明乃還宮召秦王問計對曰文幹豎子耳官司當即禽之就使假刻漏之久正須遣一將可辦帝曰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自行還吾以爾為太子使建成王蜀蜀地狹不足為變若不能事汝

取之易也秦王率衆趣寧州文幹為其下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穎送京師秦王之行元吉及内嬖更為建成請封德彝亦隂説帝由是意解復詔建成居守但責兄弟不相容而謫王珪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於遠方然怨猜日結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暴疾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帝問疾因敇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聚又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讓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

之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閱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遞過諸子況我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邪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洒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

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勸秦王先圖之王乃密奏建成
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為世充
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
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
勒宮甲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遲
明秉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
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彞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
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

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及殿屋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衆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為蕭墻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慰撫之曰朕幾有

投杼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長子成宗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訐由是遂安太宗立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詔東宮舊臣皆會帝於宜秋門哭之以子福為後十六年追今贈字文穎者代人自李密所來降為農圃監封化政郡公性貪昏與元吉厚善故

豫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邪
顈無以對斬之
衛懐王玄霸字大德幼辯慧隋大業十年甍年十六無
子武徳元年追王及謚又贈秦州總管司空以太宗子
泰為宜都王奉其祀葬芷陽泰徙封越更以宗室西平
王瓊子保定嗣甍無子國除
巢剌王元吉小字三胡高祖兵巳西留守太原封姑臧
郡公進齊國總十五郡諸軍事加鎮北将軍太原道行

軍元帥帝授禪進王齊為并州總管初元吉生太穆皇
后惡其貌不舉侍媼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鷙好兵居
邊久益驕侈常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
死傷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恚命壯士拉死
私謚慈訓夫人劉武周略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
助守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罝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
食不可一日不獵夜㵸出淫民家府門不閉歆驟諫不
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

攘斂畜產為盡每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為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元吉密諷民詣闕請乃得歸武周以五千騎屯黃蛇嶺元吉使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兵少彊之至則盡没達怒導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賊急攻之遁還并州賊張甚元吉紿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鋭士拒賊因齎寳物攜妻妾夜出委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自是嘗令從秦王征討不復顓軍矣尋授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秦

王圍東都竇建德來援王以精騎逆戰留元吉屈突通守而世充易之輙出兵元吉設伏刧之斬首八百級禽其將東都平拜司空賜衮冕服鼓吹二部班劍二十人黄金二千斤與太子秦王得三鑪鑄錢累進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并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為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為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宫

挾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為游說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元吉記室參軍榮九思為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鴆殺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軍宇文寶寢内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於我何害突厥郁射設入圍烏城建成薦元吉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與

行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間密請害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顧望不即西散金帛樹私惠豈非反邪帝不應太子與元吉謀兵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伏將士拉之以暴卒聞上無不信然後説帝付吾國吾以爾為皇太弟而盡擊殺叔寶等率更令王晊密以謀告秦王王召僚屬謀皆曰元吉戾狠使得志且不能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元吉喜曰但除秦王

取東宮如反掌耳為亂未克已復傾奪大王不蚤正之社稷非復唐有秦王由是定計死年二十四子承業為梁郡王承鸞漁陽王承奬晉安王承裕江夏王承度義陽王並伏誅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謚後改封巢以曹王明嗣

楚哀王智雲初名稚詮善射工書奕隋大業末從建成寓河東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雲送長安為陰世師所害年十四武德元年追王及謚母萬貴妃性恭順

為帝所禮宮中事一一咨決三年以太宗子寬為嗣又
贈涼州總管司徒寬早薨國除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
世都子靈龜嗣歷魏州刺史為政威嚴盜賊不發鑿永
濟渠通新市百姓利之薨子福嗣降為公卒子承況嗣
神龍中為右羽林將軍同節愍太子死于難
荊王元景武德三年始王趙與魯酆二王同封貞觀初
累遷雍州牧十年徙封荊明年詔荊州都督荊王元景
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

王元喜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䕫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所任州刺史并功臣令世世襲㑹長孫無忌等固讓遂廢不行徙鄜州永徽初進位司徒賜實封至

千五百戸房遺愛謀反坐子則與往還繫獄時吳王亦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丐叔及兄死兵部侍郎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詘天下法遂賜死久之追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嗣降為侯神龍初復王爵以孫元遂嗣薨無子國除

漢王元昌初王魯累遷梁州都督後徙封漢有勇力善騎射數觸軌憲太宗手詔誨督乃怨望附太子承乾通饋謝來朝京師宿東宮嘗有醜語又見帝側有宮人善

琵琶乃曰事成幸賜我承乾許之割臂血盟事敗帝弗
忍誅欲免死高士廉李勣等固爭不奉詔乃賜死國除
酆悼王元亨貞觀二年授金州刺史之藩太宗憐其幼
思之數遣使為勞問賜金醆以娛樂之六年薨無子國
除
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封貞觀
三年薨無子國除
徐康王元禮性恭畏善騎射始王鄭即授鄭州刺史後

徙王徐遷徐州都督爲絳州刺史有治名璽書勞勉實封至千户永徽中加司徒兼潞州刺史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三子茂爲淮南王餘爵公茂險薄無行初元禮疾姬趙有美色茂逼烝之元禮切責茂恚屏侍衛藥膳曰爲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藥爲以不食薨茂嗣上元中事洩流死振州神龍初以茂子璀嗣開元中爲宗正員外卿薨子延年嗣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以女嫁之爲右相李林甫劾奏貶文安郡别駕終餘杭司

馬國除永泰初延年壻黔中觀察使趙國珍言諸朝詔以其子諷嗣王

韓王元嘉字元嘉始王宋後改王徐為潞州刺史母昭儀宇文述女也寵於高祖既即位欲立為后固辭元嘉以母寵故特為帝愛後出諸子無及者在潞時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數慰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貞觀九年更封韓

遷滑州都督高宗末為澤州刺史武后得政進授太尉徙定州刺史以霍王元軌為司徒舒王元名為司空滕王元嬰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靈夔太子太師越王貞太子太傅紀王慎太子太保外示尊寵而内將圖之垂拱中元嘉徙絳州刺史與子譔及越王子沖糾合宗室同舉兵未發會武后詔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諸王曰大享後太后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不然李氏無種矣乃為中宗詔督諸王發兵沖即以兵五千攻濟州而

諸王倉卒兵不至遂敗元嘉至京師謀泄后逼令自殺

年七十詔改氏元嘉魯王越王為虺元嘉六子訓潁川

王誼武陵王諶上黨公蚤卒譔黄公工為辭章孟利貞

嘗稱其文曰劉𪖙之周思茂不過也出為通州刺史辭

疾歸且謀應越王也諶通音律歷杭州别駕與譔俱死

時籍没者衆惟沖譔家書為多皆文句詳正祕府所不

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以第五子訥嗣䔲子叔璩嗣

歷國子司業䔲子煒嗣建中中改王鄅後懿宗以鄅王

即位復改嗣韓王云

彭思王元則字彛初王荆出為婺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為遂州都督以冠服奢僭免久之為澧州刺史更折節厲行薨贈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獻陵高宗登望春宮過其喪哭之慟無子以霍王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薨子志暕嗣開元中為宗正卿

鄭惠王元懿始王滕貞觀中出為兖州刺史徙王歷鄭潞絳三州刺史實封千戸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寛平高

宗嘉之璽詔襃錫甍贈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獻陵十
子長子瑊嗣王爲鄂州刺史甍子希言嗣開元中爲右
金吾大將軍再爲太子詹事弟察言生二子曰自仙翾
自仙爲楚州別駕生夷簡翾爲陳留公生宗閔瑊弟琳
安德郡公生擇言擇言生勉勉宗閔夷簡皆位宰相別
有傳時稱小鄭王後亦曰惠鄭王後以別鄭王亮云
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與豳漢二王同封後徙吳
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

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詔納徽女為妃嘗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發不虛彀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實封至千戶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

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强人心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王文操者與賊戰敗二子鳳賢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不為言元軌康知之遣使弔祭

上其事詔贈鳳賢朝散大夫旌禮其閭元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驛咨逮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賢歎曰是非吾等及已嘗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取贏答曰汝當正吾失反詠吾以利邪不納進司徒出為襄青二州刺史越王敗坐嘗通謀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薨六子緒為江都王純安定王餘皆爵為公緒有名譽為金州刺史誅神龍初並復官爵以緒孫暉嗣王開元中

為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莊王鳳字秀成始王豳爲鄧州刺史俄徙王𨑖虢豫青三州刺史實封千戶喜畋游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糸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爲樂薨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七子長子翼嗣爲平陽王薨子寓嗣寓無子爵不傳次子茂融以勇聞垂拱中爲申州刺史黄公譔與越王謀舉兵倚以爲助時詔諸王公赴東都茂融私問所親高子貢子貢報曰來必死乃稱疾不朝

以侯兵期及得越王書倉卒不能應僚屬勸白其書擢
太子右贊善大夫俄為黨屬所引誅中宗更以鳳孫邕
嗣王娶韋后妹累遷祕書監知隴右三使仗内諸廄徙
王汴未幾韋氏敗邕殺其妻送首於朝議者鄙之削爵
貶沁州刺史不事後復爵還户二百累遷衛尉卿薨子
巨嗣巨剛鋭果決略通書史好屬辭天寶五載出為西
河太守坐資給柳勣支黨貶義陽司馬明年御史中丞
楊慎矜得罪其附離史敬忠與巨善巨坐免官錮置南

賔郡召拜夷陵太守安祿山陷東京𤣥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有謀可屬大事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人曰小兒詎可使對天子踰月不得見帝知之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悅敕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怠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為相公手打賊者乎乃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為即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方艱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契授之俄兼統嶺南

何履光黔中趙國珍南陽魯炅三節度使事時炅戰數
屈詔貶為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炅若能存孤城功足
補過則何以處之帝曰卿隨所處置巨至内鄉賊將畢
思琛解圍走遂趣南陽貶炅白衣從軍其暮稱詔復職
京師平拜留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拜太子少師兼河南
尹東畿採訪使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然
稍自盜没其妃即張皇后從女弟内不睦巨選府縣官
備使令妃亦引蒲博少年分黨招貨賄撓政事宗正卿

李遵素私張發巨贓事貶遂州刺史會段子璋反道遂州巨倉卒不知所出即迎謁為子璋所殺子則之嗜學年五十餘尚執經太學嗣曹王臯薦之貞元二年豯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坐與從甥竇申善貶昭州司馬

道孝王元慶始王漢後徙陳出為趙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授豫州刺史累實封千戶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至數窶之大臣莫敢言十八年黄門侍郎褚遂良為太

宗從容言之不能行高宗時歷滑州刺史以治績聞數
蒙褒賜遷徐沁衛三州刺史事母謹及喪請躬修墳墓
詔不聽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九子誘為嗣王
臨淮為澧州刺史坐贓削爵更以次子詢之子徽嗣終
宗正卿子錬嗣廣德中亦至宗正卿
鄧康王元裕貞觀五年始王鄶十一年徙王始王及徙
皆與譙魏許密四王同封畀實封至千二百戶好學善
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交五為州刺史遷兖州

都督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無子以江王子
廣平公炅嗣薨子孝先嗣開元中為冠軍大將軍
舒王元名始王譙後徙王高祖之在大安宮太宗晨夕
使尚宮問起居元名纔十歲保媪言尚宮有品當拜元
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為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及長
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五州刺史實封至千户
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
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為仕

進資邪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徙
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元
名至一革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武后時亶為丘神勣
所構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詔復官
爵贈司徒時少子鄅國公昭已卒乃以亶子津嗣開元
中為左威衛將軍薨子萬嗣薨子藻嗣
魯王靈夔篤學善草隸通音律初王魏後王燕為幽州
都督已而徙王實封至千戶頻歷五州刺史遷太子太

師垂拱元年從相州坐與越王謀起兵流振州自殺子詵為清河王早夭譪為范陽王知越王必敗白發其謀得不誅歷右散騎常侍為酷吏所害神龍初悉追復王爵以譪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閨門肅如也七為州刺史遷國子祭酒開元中遷授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州據水陸都會前後刺史多黷利唯道堅以清毅稱入為宗正卿薨贈禮部尚書子宇嗣從玄宗至蜀為右金吾將軍寶應初皇太子子封魯王更封宇為嗣鄒

王弟道邃封戴國公恭默自守以脩山東婚姻故事數任清職終尚書右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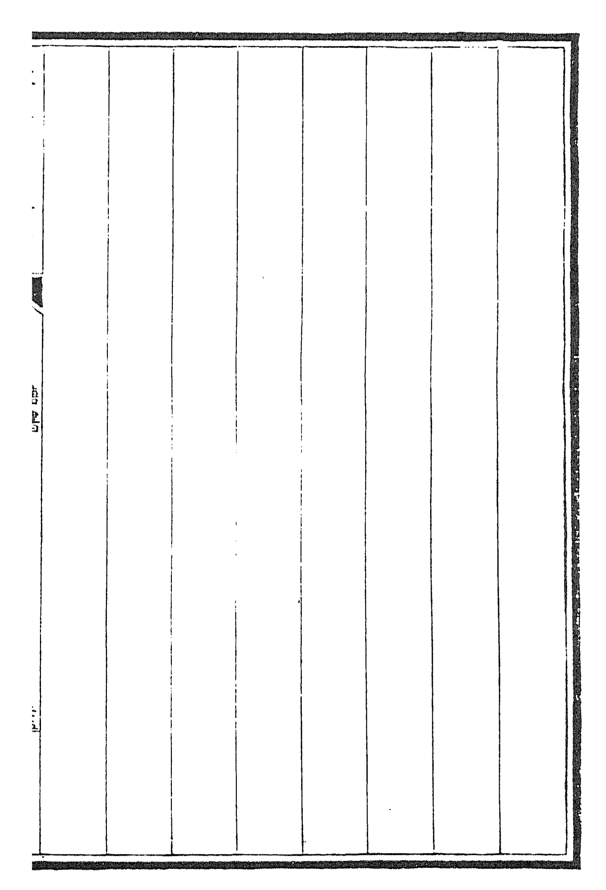
江安王元祥始王許後徙王四爲州刺史實封至千戶性庸邁所至營財產無猒時滕蔣虢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祥魁大帶十圍食兼數人韓虢魏亦鴻偉然不逮也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七子晫爲永嘉王有禽獸行誅死皎爲武陽王餘皆爵公武后時多

及誅皎子叢以幼流死嶺表葬南安人號其冢為天孫墓中宗立以從子欽嗣王又以皎封絶更取弟子繼宗嗣既而以郡王不襲降澧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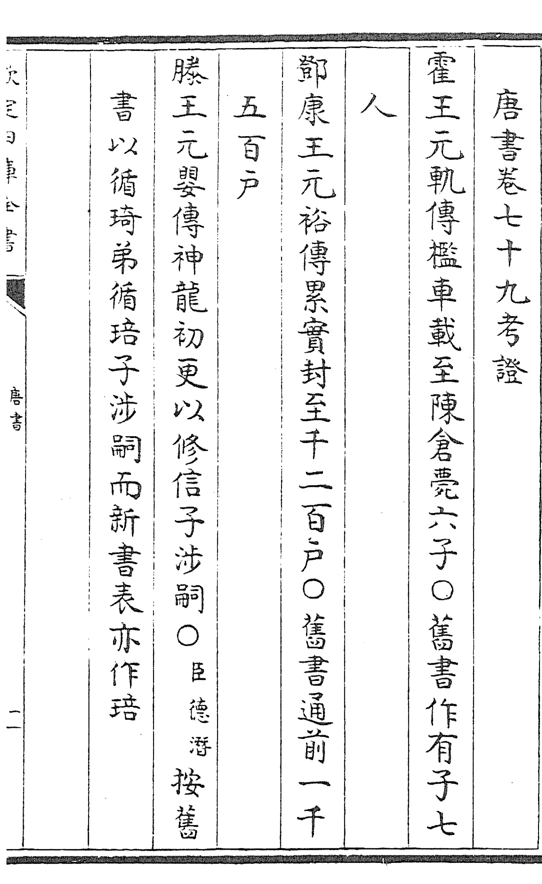
客貞王元曉貞觀中為虢州刺史實封至千戸徙澤州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子穎嗣為南安王薨子昜嗣早薨神龍初以穎弟亮養子曇嗣開元五年更詔元曉再從孫東莞郡公徹嗣徙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

滕王元嬰貞觀十三年始王實封千戶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罝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至親不忍致于法今署下上考冀媿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紿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慙歷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戶及親事帳內之半謫置滁州起授壽州刺史徙隆

州復不循法錄事叅軍事裴聿諫正其失元嬰捽辱之
聿入計具奏帝遷聿六品上階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
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
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武后時進拜開府儀同三司梁
州都督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子十八人長子
脩琦嗣為長樂王餘爵公垂拱中六人死詔獄神龍初
更以少子脩信子涉嗣開元中授左驍衛將軍薨子湛
然嗣從玄宗至蜀擢左金吾將軍



唐書卷七十九



唐書卷七十九考證

霍王元軌傳檻車載至陳倉薨六子○舊書作有子七人

鄧康王元裕傳累實封至千二百戶○舊書通前一千五百戶

滕王元嬰傳神龍初更以修信子涉嗣○臣德潛按舊書以循琦弟循培子涉嗣而新書表亦作培

唐書卷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二十 史部

唐書卷八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

太宗諸子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高宗皇帝後宮生寬楊妃生恪又生第六子愔陰妃生祐王氏生惲燕妃生貞又生第十一子囂韋妃生慎後宮生簡

楊妃生福楊氏生明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武德三年始王常山郡與長沙宜都二王同封俄徙中山太宗即位立為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大體後每行幸則令監國及長好聲色慢游然懼帝祕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乃與羣不逞狎慢左右或進諫危坐斂容痛自咎飾非辯給諫者拜答不暇故人人以為賢而莫之察後過惡寖聞宮臣若孔頴

達令狐德棻于志寧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每規爭承乾帝必厚賜金帛欲以厲其心承乾慠不悛往往遣人陰圖害之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而承乾病足不良行且懼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樹黨東宫有俳兒善姿首承乾嬖愛帝聞震怒收兒殺之坐死者數人承乾意為泰告望甚内念兒不已築室圖其像贈官樹碑為起冢苑中朝夕祭承乾至其處裴回涕數行下愈怨懟稱疾不朝界數月又使户奴數

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綵為舞衣尋橦跳劒鼓鞞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煬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剺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

為妖又襞氈為鎧列丹幟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披樹扶之或至死輕者輒瘞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又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不克遂與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鑱臂血啑之謀以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齊州承乾謂承基等我宮西牆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豈與齊州等會承基連齊王事繫獄當死即上變

帝詔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勣孫伏伽岑文本馬周褚遂良雜治廢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帝為廢朝葬以國公禮子象為懷州别駕厥鄂州别駕開元中象子適之為宰相贈還承乾始王象越州都督郇國公

楚王寛武德三年出後楚哀王智𦙶貞觀初追封

鬱林王恪始王長沙俄進封漢貞觀二年徙蜀與越燕二王同封不之國久乃為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歳

後庶兄弟無危亡憂十年改王吳與魏齊蜀蔣越紀六
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
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之為君臣內之為父子
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坐與乳
媪子博簺罷都督削封戶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
都督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地親望高中
外所向帝初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
帝曰公豈以非己甥邪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

可知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棊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故無忌常惡之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絶天下望臨刑呼曰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四子仁瑋琨璄並流嶺表顯慶五年追王鬱林為立廟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為鬱林縣侯以嗣神龍初贈司空備禮改葬光宅中仁遇赦還適會榮以罪斥故得襲鬱林縣男歷岳州别駕爵郡公嘗使江左州人遺以金拒不内武后遣使者勞曰兒吾家千里駒更名千里自

天授後宗室賢者多株翦唯千里詭躁不情數進符瑞
諸異物得免中宗反正改王成紀未幾進王成節愍太
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數十人斬右延
明門以入太子敗誅死籍其家改氏蝮睿宗立詔還氏
及官爵瑋蚤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祜出繼蜀王愔開
元中以傍繼國改封廣漢郡王遷太僕卿同正員薨
琨武后時歷六州刺史皆有名聖歷中為嶺南招慰使
安輯反獠甚得其宜卒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

開元中以子禕貴追封吳王

禕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祇以友稱當襲封固讓祇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以繼嶲後開元時亦以傍繼徙信安郡王累為州刺史治嚴辦遷禮部尚書朔方節度使初吐蕃據石堡城數盜塞詔禕與河西隴右議攻取既到屯諏日進師或謂城險賊所愛必固守今兵深入有如不捷吾軍必犇不如持重伺賊埶禕曰人臣之節豈憚險不進乎必衆寡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

是分兵進賊路督諸將倍道進遂拔之自是河隴諸軍游奕拓地至千里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契丹牙官可突干叛詔拜忠王為河北道行軍元帥討之敕禕以副王不行故禕率裴耀卿諸將分道出范陽北擊二蕃破之禽酋長以還餘部竄伏加開府儀同三司領關內支度營田採訪處置使授二子官禕功多執政害之賞不讎為當時所恨久之擢兵部尚書為朔方節度大使坐事下除衢州刺史歷滑懷二州天寶初以太子少

師致仕明年遷太師末拜薨諡治家嚴教子有法度故
峘嶧峴皆顯
峘性質厚歷官有美名以王孫封趙國公楊國忠亂政
悉斥不附己者峘由考功郎中拜睢陽太守以清簡為
二千石最方入計而玄宗入蜀即走行在除武部侍郎
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劒南節度採訪使郭千仞
反與陳玄禮共討平之上皇還京遷戸部尚書改越國
乾元元年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慰觀察使都統之號

自峘始明年宋州刺史劉展有異志詔拜展為淮南節度使密詔峘與揚州長史鄧景山圖之時展强扈既受詔即悉兵度淮峘景山拒之戰壽春敗績峘走丹陽詔貶袁州司馬卒于官贈揚州大都督弟峴别傳

祇封嗣吳王出為東平大守安禄山反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相繼陷祇募兵拒賊玄宗壯之累遷陳留太守持節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歷太僕宗正卿代宗大歴時祇既宗室老以太子賓客為集賢院待制是時勲望大臣

無職事者皆得待詔于院給飧錢署舍以厚其禮自左
僕射裴晃等十三人為之子巘以蔭補五品官祇恚兄
岵得罪乃以巘嗣王累至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㬥贈
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
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家無留儲公卿合賻乃克葬璄
神龍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宜都徙封衛繼懐王後又徙封
越為揚州大都督再遷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改王魏

帝以泰好士善屬文詔即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又以泰大腰腹聽乘小輿至朝司馬蘇勖勸泰延賔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括地志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叅軍蔣亞卿功曹叅軍謝偃等撰次衞尉供帳光禄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籍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道計州繙緝疏録凡五百五十篇歴四朞成詔藏祕閣所賜萬段後帝幸泰延康坊第曲赦長安一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

以差賜帛又泰月稟過皇太子遠甚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庶子不得為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稟料過東宫議者以為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宫室為複道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於敗輔以

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閤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教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矣論者以為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舍願罷之成王以寵為懼之美帝悟乃止時皇太子承乾病蹇泰以計傾之乃引駙馬都尉柴令武

房遺愛等布腹心而韋挺杜楚客相繼攝府事二人者為泰要結中朝臣津介賂遺羣臣更附為朋黨承乾懼陰遣人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上封帝省之書言泰罪帝怒即遣捕詰不獲既而太子敗帝陰許立泰岑文本劉洎請遂立泰為太子長孫無忌固欲立晉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萬吉復欲從無忌泰微知之因語晉王爾善元昌得無及乎王憂甚帝怪之以故對帝憮然悟會召承乾譴勒承乾曰臣貴為太子尚何求但為泰所圖

與朝臣謀自安爾無狀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事若泰為
太子正使其得計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則副君可詭
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無它
即幽泰將作監解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
王東萊因詔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望者兩棄之著為
令然帝猶謂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為
宗社憂奈何雉奴高宗小字泰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
鄖鄉帝常持泰表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才士我

心念泰無已時但為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二十
一年進王濮高宗即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異
等薨鄖鄉年三十五贈太尉雍州牧二子欣徽欣嗣王
武后時為酷吏所陷貶昭州别駕薨子嶠神龍初得嗣
王開元中為國子祭酒以罪貶鄧州别駕薨徽封新安
郡王
庶人祐字贊武徳八年王宜陽進王楚又王燕已乃封
齊領齊州都督貞觀十一年始歸國以明年入朝以疾

留京師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憸人也說祐曰王兄弟多即上萬歲後何以自全要須得士自助乃引客燕弘亮謁祐祐悅賜金帛使募劍客十五年還州初帝用王府長史司馬必取骨鯁敢言者有過失輒聞而祐溺羣小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更用權萬紀萬紀性剛急以法繩祐有昝君謩梁猛虎者騎射得幸萬紀斥之祐私引與狎昵帝數以書讓祐萬紀恐并獲罪即說祐曰王上愛子上欲王改悔故數

教責王誠能飭躬引咎萬紀請入朝言之上意宜解祐因上書謝罪萬紀見帝言祐且自新帝悅厚賜萬紀而仍譙戒祐祐聞萬紀見勞而已蒙責以為賣己益不平會萬紀又以疑貳繫君謩等劾祐不出國門悉暴祐罪于朝祐不勝忿有詔刑部尚書劉德威臨訊頗實帝召祐萬紀還京師祐與燕弘亮等謀射殺萬紀支解之左右勸祐遂發兵乃募城中男子年十五以上悉發私署左右上柱國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托東托西等王

斥庫貲行賞驅人築堞浚隍繕甲兵人惡之皆夜縋亡

去詔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德威發便道兵討之祐日夜

引弘亮等五人對其妃宴樂語官軍則弘亮妄言王毋

憂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之祐信愛弘亮聞之喜帝手

敕祐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往吾子今國讐

我上慙皇天下愧后土題畢涕而遣祐檄諸縣縣輒以

聞祐窮蹙上表曰臣帝子也為萬紀讒構上天降靈罪

人斯得臣狂失心惝怳驚悸左右無兵即欲願走所以

頗仗械以自衛護時勣未至而青淄等州兵已集或勸祐虜子女走豆子䴚為盜計未決兵曹杜行敏夜勒兵鑿垣入祐與弘亮等閉門拒至日中行敏呼曰吾為國討賊不速降且焚士積薪祐乃出執送京師賜死內侍省貶為庶人葬以國公禮詔齊州給復一年擢行敏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祐喜養鬬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絶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祐之亂州人羅石頭數祐罪以刀直前刺祐不克殺之詔贈亳州

刺史祐嘗引騎徇邑聚野人高君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計今王以數千人爲亂猶一手搖泰山又如君父何祐擊禽之愧其言不能殺詔擢榆社令

蜀悼王愔貞觀五年始王梁與郯漢申江代五王同封徙王蜀實封八百戶出爲岐州刺史數畋游爲非法帝頻責教不悛怒曰禽獸可擾於人鐵石可爲器愔曾不如之乃削封戶及國官半徙虢州久之還戶增至千復出馳弋敗民稼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捽擊之御史大

夫李乾祐劾愔罪高宗怒貶黃州刺史擢道整匡道府折衝都尉吳王恪得罪愔以母弟廢爲庶人徙巴州俄封涪陵王薨咸亨初復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以子璠嗣王璠武后時謫死歸誠州神龍初以朗陵王禕子褕嗣

蔣王惲始王郯又徙王蔣拜安州都督賜實封千户永徽三年徙梁州惲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所經州縣騷然護送爲有司劾奏詔貸不問上元中遷箕州刺史

錄事叅軍張君徹誣告惲及詔使者按驗惲惶懼自殺
高宗知其枉斬君徹贈惲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三子煒煌休道煒初王汝南郡惲薨遂嗣王為武后所
害神龍初以嫡孫紹宗為嗣蔣王薨子欽福嗣為率更
令煌封蔡國公孫之芳有令譽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
祿山反自拔歸京師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初
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
改太子賓客休道子琚神龍初封嗣趙王開元中改王

中山

越王貞始王漢後徙原已乃封越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為宗室材王武后初遷累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廢居房陵貞乃與韓王元嘉及王子黄公譔魯王靈夔王子范陽王藹霍王元軌王子江都王緒及子琅邪王冲計議反正垂拱四年明堂成悉追宗室行享禮共疑后遂大誅戮不遺種事且急譔乃矯帝璽書賜冲曰朕幽縶諸王宜即起兵於是命長史蕭德琮募兵告諸

王師期八月沖先發諸王莫有應者獨貞將兵攻上蔡破之而沖已敗貞稍徇屬縣得士七千列五營貞爲中營以裴守德爲大將軍領中營趙成美爲左中郎將領左營閭弘道爲右中郎將領右營安摩訶爲郎將領後軍王孝志爲右將軍領前軍以韋慶禮爲司馬署官五百然脅誘無鬬志家童皆佩符以辟兵九月后遣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夏官尚書岑長倩率兵十萬討之以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乃下詔削貞父子屬

籍改氏虺崇裕等次豫州貞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貞乃閉門守守德者驍勇士貞始起以女妻之委以腹心至是欲殺貞自贖會軍薄城家人白貞今事乃爾王豈受戮辱者邪即仰藥死規自殺守德與主俱縊起凡二十日敗始貞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惡之未幾及禍

沖貞長子也好學勇而才果遷博州刺史初發有士五千度河趣武水武水令告急魏州州遣莘令馬玄素領兵先乘城沖攻之因風積薪焚其門火作風反衆心沮

解其屬董元寂誦言王與國家戰乃反爾沖斬以徇衆懼遂潰唯家僮數十從之乃走博州爲當關刺死后命丘神勣討之兵未至沖已死起七日敗二弟蒨温蒨常山公坐死温以前告流嶺南初貞勝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興兵且假道瓌得檄許爲應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亟立功故瓌與主皆死濟州刺史薛顗與其弟紹謀應沖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沖敗下獄死顗駙馬都尉瓘之子母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

主擢累右王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婿不加戮餓死河南獄神龍初敬暉等奏沖父子死社稷請復爵土為武三思等沮罷開元四年乃復爵土有司謚死不忘君曰敬五年又詔王嗣絶國除朕甚悼焉其以貞從孫故許王子夔國公琳嗣王奉王祀琳薨爵不傳貞最幼息珍子謫嶺表數世不能歸開元中女孫持四世柩北還求祔王塋詔嘉憫敕宗正寺京兆府為訪其兆非陪陵者聽葬女名元貞為道士

紀王慎始王申後徙紀食戸八百貞觀中遷襄州刺史
以治當最天子璽書勞勉人為立石頌德二十三年進
戸至千文明初累遷太子太師貝州刺史慎少好學善
星步與越王齊名當世號紀越初貞連諸王起兵慎知
時未可獨拒不與合將就誅而免改氏虺載以檻車謫
巴州薨于道七子續琮叡秀獻欽證續與秀最知名續
王東平歷和州刺史薨
琮義陽王叡楚國公秀襄陽郡公獻廣化郡公欽建平

郡公五人並為武后所殺神龍初以謚嗣王擢左驍衛將軍亹子行同嗣琮三子行遠行芳行休始琮與二弟同死桂林開元四年行休請身迎柩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得行休埽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王乗舟舟判為二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乃悟焉又靈堂鎻一夕瑩自屈管上有指迹一竒二並使卜人筮之曰屈於文為尸出指者示也一竒二並三殯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行休號而寢夢琮告曰在洛

南州明日直殯南得之於是以三喪歸陪葬昭陵贈琮
陳州刺史永昌時行遠行芳斥嶲州六道使至行遠先
就戮行芳幼當赦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宛悌
云愼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愼有疾不食父哀之紿云
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長適太子司
議郎裴仲將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姊
弟誚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
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

著名驕縱敗德況榮寵貴盛儻來物也可恃以凌人乎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絶膏沐者二十年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者皆豪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王聞感慟卒救其子曰為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中宗為舉哀章善門下詔襃揚

江殤王瞿嚚封之明年薨無後

代王簡已封薨無後

趙王福貞觀十三年始王出後隱太子累遷梁州都督實封八百戶薨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無子神龍初以蔣王惲孫思順嗣王

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寵之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不可以辰嬴自累乃止貞觀二十一年始王曹累爲都督刺史高宗詔出後巢王永隆中坐太子賢事降王零陵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帝聞悼甚黔官吏皆坐免景雲中陪葬昭陵三子俊傑備俊嗣王南州别駕傑爲

黎國公垂拱時並及誅神龍初以傑子脩為嗣曹王是時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為泣下初武后時壯者誅死幼皆沒為官奴或匿人間庸保至是相繼出帝隨屬遠近封拜云後備自南還詔停脩封而封備歷衛尉少卿同正員薨開元十二年復封脩薨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臯嗣

臯字子蘭少補左司禦率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嗣王事母太妃鄭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間走蜀謁玄

宗由都水使者遷左領軍將軍上元初旱歉阜禄不足
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温州長史俄攝州事州
大饑發官稟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史叩庭請先以聞阜
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衆其
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時殿中侍
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官既遂不肯還鄉
母窮不自給阜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
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乎哉舉劾之並錮死召還未

得見即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為觀察使謾劾貶
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為宰相知臯直復用為衡州刺史
初御史覆訊臯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
平常及為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建中元年
進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
武岡賴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斂荆黔洪桂兵
討之再歲不能下臯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
逃譏抗死爾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為京杲誣者幸棠

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為不然我以陣衔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内尚首鼠皐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皐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皐執手約為兄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賜名惟新明年持母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奪為左衛大將軍復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

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懐罟謀不發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慎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鍔為中軍以馬彞許孟容為幕府治戰艦哀兵三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刀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以教之初慎嘗從希烈平襄州至是希烈懼為臯用即反間德宗信之將誅慎臯請赦之使自效會與賊夾江陣臯勉慎立功以所乗馬及其鎧賜之使

將先鋒斬賊數百級乃免賊栅蔡山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引兵艦循厓泝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栅悉軍行江北與臯直西去蔡山三百里臯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之間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平黄州兵益振會舒王爲元帥授臯前軍兵馬使俄而天子狩奉天鹽鐵使包佶爲陳少游所窘以運艚泝江次蘄口希烈使杜少誠將步騎三萬將絶江道臯遣伊慎兵七千禦于永安走之以功進工部尚書帝駐

梁州皁之貢助相望以天子處外乃不敢居城府出屯西塞山大洲徙郡縣為軍市改戸部尚書又遣伊慎王鍔攻安州未下希烈遣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皐命李伯潛迎擊於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偽刺史王嘉祥希烈別遣兵援隋州皐破之厲鄉因下平靜白雁關賊遂不敢南略遷荊南節度使賜實封三百戸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西

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皐轉戰數千里餉路遂通江漢倚皐為固淮西平乃請護喪歸東都帝走中人睸弔訖葬來朝還就鎮初江陵東北傍漢有古郭不治歲輙溢皐修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規江南廢洲為廬舍構二橋跨江而流人自占者二千餘家繇荊抵樂鄉二百里其間墟聚凡數十不井飲皐始命鑿井以便人貞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皐鎮山南東道割隋汝以益軍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時大畋以教士少

誠畏之皐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豪舉不得擅其利教為戰艦挾二輪蹈之鼓水疾進駛于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庫帛皆印署以杜吏謾扶風馬彜未知名皐識之卒以正直稱張柬之有園在襄陽皐嘗宴集將市取之彜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皐謝曰王吏失詞以為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卒年六十贈尚書右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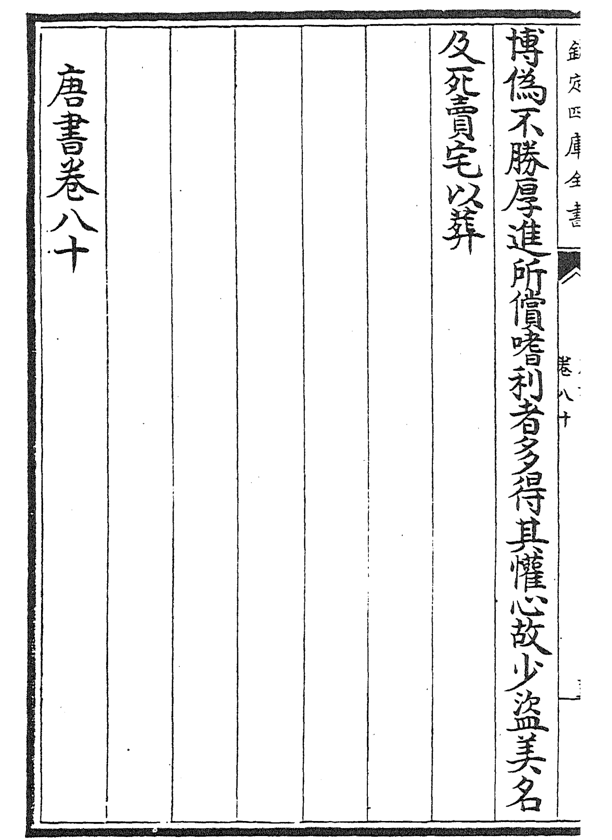
射謚曰成臯嘗自創意為欹器以髹木上出五瓴下銳圓為盂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彊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子象古道古

象古元和中自衡州刺史擢安南都護貪縱不法驩州刺史楊清者蠻酋也象古忌其豪召為牙門將常鬱鬱思亂會討黃賊象古發甲助之乃授清兵三千清與子志烈還襲安南殺象古并其家詔赦清為瓊州刺史以桂仲武為都護清拒命仲武分諭渠酋兵皆附破城斬

清夷其族

道古舉進士獻書闕下擢校書郎集賢院學士累遷司門員外郎歷利隋唐睦四州刺史柳公綽鎮鄂岳爲飛譖上聞憲宗欲代之裴度言嗣曹王皐嘗能以江漢兵制李希烈威惠在人今以其子將必有功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惶遽出財貲皆被奪元和十二年攻申州破其郛進圍中城守卒夜驅女子登而譟發懸門以出道古衆亂多死於賊李

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自將出穆陵關士卒驕
不能制又度支錢道古悉以饋權倖故賜不給其下怨
怒戰不甚力賊亦易之故再入申不能下卒無功淮西
平加檢校御史大夫召為宗正卿左金吾將軍帝喜服
餌道古欲自媚而所善柳泌自謂能化金為不死藥乃
因宰相皇甫鎛以聞俄會帝崩穆宗為太子惡之既立
誅泌貶鎛斥道古為循州司馬終以服丹歐血死長慶
初詔還其官道古巧于宦便佞傾下游公卿間常與奕



博僞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懽心故少盜美名及死鬻宅以葬

唐書卷八十

唐書卷八十考證

曹王明子臯改戸部尚書○舊書加工部尚書

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臣德潛按舊書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而韓愈曹成王碑敘討李希烈云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與二書又不皆合也

徙臯鎮山南東道割隋汝以益軍○臣德潛按方鎮表增領唐鄧安與此異

唐書卷八十考證

謹案卷七十九第十三頁前七行太宗手詔誨督

刋本宗訛原據舊書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久之爲澧州刺史刋本澧訛澧

據舊書改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七子刋本訛二子據明監本

改

第二十四頁後七行授左驍衛將軍刋本驍訛饒

據職官志改

卷八十第三頁後四行越州都督郇國公刊本都

督二字倒今改

第九頁前六行論者以為不可刊本脱以字據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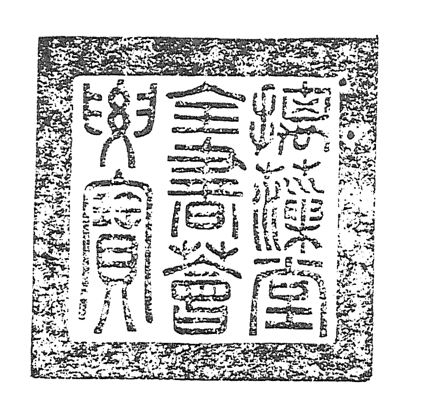
書改

第十三頁前三行詔擢榆社令刊本社訛杜據本

書地理志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行休埽地布席刊本埽訛歸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舉人臣吉士璜